

## 《微漫注》歪打正着拍到松树的马屁上了

选自《西游漫注》第六十四回（八）

一听要吟诗作对，唐长老真个动心又动身，马上顺着竹竿儿的纤纤细指瞧过去。门上有三个大字，乃“木仙庵”。哦哦，人家果然是仙家哇。然后四个德高望重仙誉生隆的老仙家，竟然齐齐的请自己吃膏，这阵仗，反而把三藏给吓住了。然后四个家伙又齐齐的吃给他看，然后三藏就一口气吃了两块。

夜宵吃了，茶水饮了，三藏哥哥精神也来了。在跟四个老汉应酬的当儿，悄悄的偷看了下人家的屋子。哎呀，这一看不打紧，啧啧，真的是好美呀：“水自石边流出，香从花里飘来。满座清虚雅致，全无半点尘埃。”可是，小说提到，这里“玲珑光彩，

如月下一般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屋内有不可见光源提供照明。并且从诗中描述的状况，可以知道，这屋内有石头、有石缝流出的水，有盛开的花朵。

一看到这么美丽精致的室内景观，三藏浑然就忘怀了，既然没有月亮，那咱就是月亮，咱的禅心就是月亮，欢乐开怀之下，忍不住自我称颂道：“禅心似月迥无尘。”

既然你自夸自心，那咱就不客气。松树就自夸叶绿：

“诗兴如天青更新。”柏树自夸叶平：“好句漫裁拈锦绣。”桧树自夸叶密：“佳文不点唾奇珍。”

竹竿儿一听急了，自家叶子跟人家没得比。于是就猛夸自己叶疏之妙：“六朝一洗繁华尽，四始重删雅颂分。”

好久没这么过瘾了呀。五个人自吹完之后，三藏相当开心，赶紧奉承道：“弟子一时失口，胡谈几字，诚所谓班门弄斧。适闻列仙之言，清新飘逸，真诗翁也。”

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吹捧我，我也要起劲儿的吹捧你。松树就给三藏脚底下垫砖头。啊，你开的头你就要结尾，啊，你出家人要全始全终。

然后这唐朝来的圣僧，听到这“出家人全始全终”没有说浑身一震恍然大悟，就像他听闻那“拂云之言……不可尽信”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样。

三藏就给人家续了两句百分百的文人诗“半枕松风茶未熟，吟怀潇洒满腔春。”单纯从文学上讲，人家竹竿的“六朝一洗繁华尽，四始重删雅颂分。”

还颇有意境、也有张力的气势，当然用于自吹，还是让人觉得怪怪的。六朝一洗繁华尽，指它自己下边节节无权的直来直去，四始重删雅颂分，是上边或疏或簇的枝叶，虽然不浓密，可是疏密有致，繁简得益，条理清晰。借助朝代和文风的时代变迁，来比喻赞美自己，也算颇有巧妙。看来这竹竿儿的大气，也是有所贯通的通畅。

诗经分类为风雅颂，为何这竹竿儿只是提到雅颂，却无提到风呢？原来，这是它在给三藏喂招。三藏马上就接上了“风”，“半枕松风”。然而，风是凡俗民声，雅颂方是关乎上流贵族。竹竿君上面的话，可是一洗繁华，尽褪华而不实的文风，然后是做出孔夫子修订排序出诗经的壮举，也就是重开天地的意思。如果三藏识破其中的小小的善意和小小的恶意，应该以风起始，来个气势更加高大上的风

生水起、昏天暗地。三藏却是躺到在松树的怀里，沉浸在自己幻想中的诗意的春风里，“半枕松风茶未熟，吟怀潇洒满腔春”。如果是您，不知会如何接对？

但是因为三藏这诗句，歪打正着拍到松树的马屁上了，这十八公乐得简直是直蹦：“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！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！”松树是认为，是松风吹荡，让唐朝来的圣僧如沐春风、潇洒满襟哩。松树是个诗痴，它撺掇着三藏结句，又鼓捣着人家开句，人家无意中夸到它，它更加来劲儿了，兴奋之下，也慨然起顶针句：“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云来雾往只如无。”春、冬，人生中的得意和失落、荣辱；云、雾，荡漾心头中的杂念和朦胧意识。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不跟随外界变化；云来雾往只如无，

也不跟随内在变化。最后落在无上。这句诗，气势又起来了。

凌空桧树接道：“无风摇拽婆娑影，有客欣怜福寿图。”桧树自己，无风摇拽，自力之动，内在的生机。有尊贵的客人欣赏流连，构成一幅福寿之图。

气势跌下。竹竿马上接到：“图似西山坚节老，清如南国没心夫。”竹竿自称西山坚节老，坚、节也可以是一种定力。自在清亮，如南国的空心竹、没心之人。没有俗人之心。气势又开始上扬。孤直柏树顶针接话：“夫因侧叶称梁栋，台为横柯作宪乌。”柏树先生独木擎天，监察史一样刚正不阿，言下之意其不假于人、自成体系。可是，气势还是下来了。